

明

史

六十

新學堂
知學
附
PDG

明史卷二百一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

總裁官總纂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毅殿大學士兼掌吏部郎尚書事加級張廷奎奉

敕修

譚

綸

徐甫宰李佑

王

化

王崇古

子謙之采

孫之楨李棠

方逢時

吳兌

孫孟明子邦輔

孟明

鄭洛

張學顏

張佳允

殷正茂

李遷

凌雲翼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

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旣明進止齊一未久卽成精銳倭犯柵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禽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礮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加右參政會憂去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曦朝曦者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旣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

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
朝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尋改官福建乞終
制去繼光數破賊浙東畧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
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甫旋其衆復犯邵武
陷興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
建倭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
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爲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
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將左右軍令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
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間殘

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薦繼光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圍仙遊綸繼光大破賊城下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丕嶺餘賊走廣東境內悉定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四川至已破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入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崗賊江月照等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迨南寇畧平而邊患方未已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薊昌
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
攻我分守衆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
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
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
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
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
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尙嚴而燕趙士素驕
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
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

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旣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

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異
議巡按御史劉翺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
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
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
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
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
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
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
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
光圖上方畧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

召入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會臺工成
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以功進
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卽
位起兵部尙書萬曆初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雒遵劾綸
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五年卒官贈太子太保
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
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嘉靖中舉順天鄉試除武
平知縣武平當閩粵交多盜甫宰築城立堡者三上官
以程鄉盜藪調之往旣平朝曦超擢潮州兵備僉事添

注勦寇任一子千戶已而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甫宰討禽之餘黨悉平賚銀幣已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亂停俸討賊甫宰已疾亟乞歸未幾卒王化字汝贊廣西馬平人父尚學職方郎中化登鄉薦嘉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授化知縣以擊賊檀嶺有知兵名田坑賊梁國相旣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會昌而身率鄉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歿化妻計氏慟哭自刎化怒追賊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 五
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被
旌官爲立祠化舉卓異超擢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吳百
朋以貪黷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乃命以
僉事飭惠潮兵備久之考察罷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
衛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江西副使邀賊瑞金有
功尋敗廣東賊吳志高江西下歷賊賴清規等皆賚銀
幣進江西右參政偕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
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屢敗海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
等隆慶中被劾罷歸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
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許墅已偕俞大猷追
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二年改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阨塞身
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
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爲西
陲諸部長別部賓免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
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畧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
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

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尙雷龍等數有功着力免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駐牧地也又東薊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蠻居之皆強盛俺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地招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

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

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

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統領畧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口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

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於外以息異議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俺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調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

全等旦至把漢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旣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把漢旣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

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尚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旣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旣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輒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

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
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
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
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
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免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
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
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
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旣當俯從考之典故
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
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

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尙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尙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詔封俺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

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
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
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
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
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
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
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崇
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
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
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萬曆初召理戎

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旣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是年俺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族以示恩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辯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請致仕帝乃允歸俺答旣死辛愛捨力克相繼襲封十五

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毅崇古身歷七
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
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歿總督
梅友松撫馭失宜西邊始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大
則歸款迄明季不變子謙萬曆五年進士官工部主事
權稅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吳善言謙馳諭之乃
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
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兵
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李棠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
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潔稱天啟初追
諡恭懿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
再徙寧津曲周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寧國知府
廣東江西盜起詔於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
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
賊平移巡惠州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遠
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孫把漢那

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把漢俺答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兒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率衆犯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

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
 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把漢旣授官
 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
 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
 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慙
 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
 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
 爲者使者還報俺答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
 趙尙遏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
 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

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
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卽帳中縛
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
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曆
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
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
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
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
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

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
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
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
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
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
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
利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
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
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

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
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
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免者告
俺答罰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
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
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
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
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
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
二三耳而民間耕獲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

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盱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旣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

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
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日貢則
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旣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
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
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
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迂後悔無
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
五事至京復奏上款貢圖尋代崇古爲尚書署吏部事
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
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皆協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二十一
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遷湖廣參議調河南遷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兌舉鄉試出高拱門拱之初罷相也兌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俺答初封貢而昆都力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鬻馬兌

使人梃擊之曰後復盜卽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辛愛復擾邊俺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旣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車夷車夷者不知其所出自嘉靖中徙至與史夷雜居皆宣鎮保塞屬也辛愛掠之以其長革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唇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勒其比妓遠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歲盜葛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辛愛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中愬其

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三娘子以此爲兌盡力辛愛捨力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主貢市者三世昆都力嘗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懼貢如初其女東桂嫁朶顏都督長昂嘗隨父入貢訴其貧兌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繪畀之後東桂報土蠻別騎掠三岔河東兌得爲備有功萬曆二年春推款貢功加兌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答西掠瓦剌聲言迎佛寄帑於兌留旗箭爲信尚書王崇古奏

上方畧使兌諭俺答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洩其謀於瓦剌俺答兵遂挫留青海未歸而青把都復附土蠻其部下時入寇大學士張居正令兌趣俺答東還約束之青把都亦罰治其下款貢乃益堅七年秋以左侍郎召還部尋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泰寧速把亥與青把都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以要款朝廷拒不許兌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速把亥來寇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炒花姪老撒卜兒悉遁去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尋進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書御

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
識具存給事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御史林休徵
助之攻帝乃允兌去後數年卒孫孟明襲錦衣千戶佐
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啟初獻中書汪文言頗爲之左右
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崇禎初
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
頗得時譽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
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欲置之死
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畧訊
卽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推官
徵授御史劾罷嚴嵩黨鄢懋卿萬宗萬虞龍出爲四川
參議遷山西參政佐總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萬曆二
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
加右副都御史入爲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總督
宣大山西軍務昆都力子滿五大令銀定入犯洛奏停
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娘子佐
俺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辛愛襲封年老且病
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辛愛自追之貢市
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辛愛雖王無益乃使人語

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辛愛更名乞慶哈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慶哈死子捨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捨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捨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遏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御史許守恩劾洛乞歸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

召爲戎政尚書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畧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松套賓免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免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免死其子真相進據莽刺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免亦遣使邀撻力克撻力克遣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撻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戶部卒闌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

單騎馳之卒持鞚自白爲奎所斫遂大譟射奎死火落赤真相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遊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擄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真相益挾爲重關中大震惟把爾戶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畧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擄力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兵拒之未幾卜失兔至水泉欲趨青海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卜失兔僅以身

免莊禿賴後至聞之亦退去明年洛與雲龍入西寧控扼青海擄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落赤真相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莽刺南山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擄力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是時擄力克觀望不卽歸洛與相羈縻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刺餘寇督撫魏學會葉夢熊等

請決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爲選鋒詆洛爲秦檜賈似道會撻力克北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究款戰之計洛旣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撻力克誘罪火落赤真相桀驁之狀已斂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莽捏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槩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遂定尋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復款如故初閱邊給事中張棟言洮河之魴殞將喪師洛爲其所輕故東西移帳自便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乞處分以除悞國之罪棟再疏劾洛欺罔給事中章尚學亦請令洛回宣大至是擿力克歸棟又言火真亂首順義亂階洛宜除兇雪恥乃虛詞誘敵而重利媚之今火真依海爲窟出沒如故洛輒侈然敘文武勞乞敕所司毋徇洛請洛乃謝病歸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啗敵事且

有威望不宜久棄逾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把爾戶於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再詔起用當時以洛有物議卒不推也卒贈太保諡襄敏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親喪廬墓有白雀來巢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縣入爲工科給事中遷山西參議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再調薊州俺答封順義王察罕土門汗語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日強皆建國稱汗大將王治道郎得功戰死遼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

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會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會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隣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卽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會相繼綏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籍學顏首請振恤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

通兩河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
大將李成梁敢力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
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十一月
與成梁破土蠻卓山進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蠻謀入
寇聞有備而止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閱視侍郎
汪道昆議緝捕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
示將加誅別遣使招諭許免差役未半載招還四千四
百餘口積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
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
兵趙完責汝翼啟學顏奏曰汝翼却杲饋遺懲其違

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
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
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
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
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遼陽鎮東二百餘
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
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
十二城分守靉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紬
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
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

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與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五年夏土蠻大集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顏奏曰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旣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以正言却之會大雨敵亦引退其冬召爲戎政侍郎加

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瀋開
原明年正月破敵劈山殺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
還部踰年拜戶部尚書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顏精心計
深倚任之學顏撰會計錄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文條
例釐兩京山東陝西勲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詭借諸弊
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
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
富庶學顏有力焉然是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學
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黃金課一
千兩餘多弗能執爭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

額人亦以是少之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書時方興內操選內豎二千人雜廝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內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陵還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被

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
廝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
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
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撓正德中西
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宦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
神宗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考
滿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平進太子太保時張居
正旣歿朝論大異初御史劉臺以劾居正得罪學顏復
論其贓私御史馮景隆論李成梁飾功學顏亟稱成梁
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貶斥學顏故爲居正所厚與李成

梁共事人物論皆以學顏黨於居正成梁御史孫繼先
曾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顏學顏疏辯求去又
請留道瞻不聽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顏交
通太監張鯨神宗皆黜之於外學顏八疏乞休許致仕
去二十六年卒於家贈少保

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
盜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官署刼佳允索帑金佳允色
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禽賊由此知名
擢戶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
同知歷遷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十府安慶兵變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卿就遷
光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萬曆七年起
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
大猶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禽
之佳允命錦縛八賴將斬而身馳赦之八賴叩頭誓不
敢犯邊後與總督鄭洛計服滿五大入爲兵部右侍郎
十年春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允才
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
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

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
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
允召游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
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
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尋以
左侍郎還部錄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
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李成梁擊斬逞加
努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蠻瀋陽復進太子太保召
還理部事敘勞予一品誥御史許守恩劾佳允營獲本
兵御史徐元復劾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

天啟初諡襄憲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科給事中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歷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田獐韋銀豹黃朝猛反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中嘗陷洛容嘉靖時銀豹及朝猛劫殺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遷元主簿以守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年冬廷議大征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正茂與提督李遷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

險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誘獐人斬朝
猛銀豹窮令其黨陰斬貌類己者以獻捷聞進兵部右
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未
幾僉事金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京師置
正茂不問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羣盜惠州藍
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處處
屯結廣中日告警倭又數爲害正茂議守巡官畫地分
守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絕倭嚮導乃令總
兵官張元勲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以次盡平
諸盜廣西巡撫郭應聘亦奏平懷遠洛容徭語詳元勲

及李錫傳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復陷銅鼓雙魚元勲大破之儒峒犯電白正茂勦殺千餘人嶺表畧定萬曆三年召爲南京戶部尚書以凌雲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請節用又諫止採買珠寶而張居正以正茂所餽驚屬轉奉慈寧太后爲坐褥李幼孜與爭寵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屢引疾六年致仕歸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張應詔言正茂以金盤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許賂居正復取金珠翡翠象牙餽馮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請告許之二十年卒正茂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然

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爲善用人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隆慶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向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而特命正茂爲廣西巡撫後遂爲定制以平銀豹功加右都御史尋討惠潮山寇俘斬千二百餘級召爲刑部尚書引疾歸卒諡恭介遷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年近七十母終廬墓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澎湖奔東番魴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淞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

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
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
兵張元勲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
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
處隣境猺獞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
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
爲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
華討平河池哱咳北三諸猺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
嶺表悉定召爲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河臣潘季馴召入

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爲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後卒雲翼有幹濟才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殺戮爲當時所譏

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郎中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盛應期

朱

衡

翁大立一
潘志伊

潘季馴

萬恭

吳桂芳

傅希摯

王宗沐

子士崧士琦士性

劉東星

胡瓚

徐貞明

伍袁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
轄濟寧諸牐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
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

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莞衛河亦忤中貴者也
獄具謫雲南驛丞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
武定知府鳳應死其妻攝府事子朝鳴爲寇應期單車
入其境母子惶怖歸所侵策鳳氏終亂奏降其秩設官
制之寢不行後卒叛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鎮守
太監梁裕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拷死會乾清宮
災應期得復職四遷至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討平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會泉江熨蠻
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禮文義附之法惡死指揮
何卿等先後討誅文禮文義應期賚銀幣以憂歸嘉靖

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奏免雜調
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
食饑民又令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尋進兵部右侍
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數帝以陳洪謨代而
獎賚應期後洪謨積益多亦被賚應期至廣偕撫寧侯
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復賚銀幣朝
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言廣兵疲弱不可用
麒等恚會御史許中劾應期暴虐麒等因相與爲流言
御史鄭洛書復劾應期賄結權貴應期已遷工部侍郎
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

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
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
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卽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應
期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
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
萬兩尅期六月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
計帝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初應期請
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
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言
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

程工促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債大事必責首議臣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跡成之運道蒙利焉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

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淩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

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
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
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
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
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
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
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
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
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
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

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行諸閘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僦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訾衡隨時執奏未幾詔

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
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
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
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
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
宗卽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卽奉詔且請增織染所
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
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性强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
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祔恩殿追

論督工罪奪官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翁大立
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州以倭警募
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
惡少懼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
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
爲盜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
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旣開新河漕渠
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
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

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振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旣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

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
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旣決淮水復
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
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
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
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
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
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
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
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

良佐劾罷萬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爲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弑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踰數年獲真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

職調一忠三錫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
志伊吳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叅政歷官有聲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
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
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
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
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
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
多爲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官巡撫
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是時河決崔鎮黃水北

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爲憂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竝流則海口自濬卽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

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
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
邑商邱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圈蕭縣
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深旣淺遷徙
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
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竝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
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
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
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
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

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
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
居正落職爲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
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
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
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諡廕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
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
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
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
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

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傳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家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

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中貴欲令朝王妃恭厲聲曰禮不朝后况妃乎遂止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叅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

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
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效乃命兼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
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
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
去事聞資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
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
用水車法民大利之浹歲以內艱歸隆慶初給事中岑
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
闋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

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河夏秋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濬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恭強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爲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讎議

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郎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羣盜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爲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先討倭以降賊伍端爲前驅官軍繼進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

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爲戚繼光所敗流入境
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
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脫者還海豐副
總兵湯克寬禽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
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
潮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
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
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爲
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
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勦遣克寬以舟

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禽後復云溺死福建巡撫汪道昆奏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卽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曆三年冬卽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湧橫沙河流汎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

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旣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

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
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
子少保傅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
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
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
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
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
部尚書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刼奪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

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
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
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
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
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
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
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
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
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
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

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
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恤又以河決無常
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白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
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
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
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
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
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

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舟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

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謚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

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纛遍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部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呂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

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
忤旨不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
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
疏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實使之遂出國
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
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曆二十年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
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

石平糴民乃濟召爲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潁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堍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未果東星卽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

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
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
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
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東星
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啓初謚莊靖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主事
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閘駐濟寧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壩
遏之造舟汶上爲橋於寧陽民不病涉河決黃堍瓚憂
之會劉東星來總河漕瓚與往復論難謂黃堍不杜勢
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

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贊東星濬賈魯河故道益治汶
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濬
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
征於官以疏濬運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
璃河橋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累官江西左參政予
告歸久之卒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
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曆三年徵爲工
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
平府知事十三年累遷尚寶司丞初貞明爲給事中上

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滹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

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

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

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

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
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
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
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
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
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
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
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
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
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

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
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
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
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
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
爲患之水莫如蘆溝滹沱二河蘆溝發源於桑乾滹沱
發源於太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
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
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
爲鴻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

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竝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採貞明疏議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隋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

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先
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
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勲戚之
占閒田爲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爲
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
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
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
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已工部議
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
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

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袁萃字聖起吳縣人舉萬曆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爲錦衣大帥袁萃力爭寢之出爲浙江提學僉事巡撫牒數十人寄學立却還之歷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轄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錄彈

園雜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贊曰事功之難立也始則羣疑朋興繼而忌口交鑠此勞臣任事者所爲腐心也盛應期諸人治漕營田所規畫爲軍國久遠大計其奏效或在數十年後而當其時浮議滋起或以輟役或以罷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信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二

總裁寫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掌都察院都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嚴清

宋纁

陸光祖

孫鑰

子如法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楊時喬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爲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

連丁內外艱服除補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振荒弭盜人以此前守吳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竝以清望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爲定額痛絕強宗悍吏毀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卽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

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旣卒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籍獨無清名神宗深重焉會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卽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

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清初
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
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邱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永平推官
擢御史出視西關按應天諸府隆慶改元再按山西俺
答陷石州將士捕七十七人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
半靜樂民李良雨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
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帝嘉納之擢順天府丞尋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核缺伍汰冗兵罷諸道援兵
防禦省餉無算萬曆初與張居正不合引疾歸居正卒

廷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饑先振後以聞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振貸餘俱奏聞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還部進左改督倉場請減額解贖銀民壯弓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十四年遷戶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繻因并曆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鞭撻取盈繻請有司考成視災傷爲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繻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又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墾

荒中鹽帝皆稱善聖節賞賚詔取部帑銀二十萬兩繻執奏不從潞王將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繻亦力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卽位之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爲常繻三請停加額終不許繻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爲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忌繻名出已上兩疏劾繻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卒以繻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繻絕請寄獎廉抑貪罪黜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繻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

趣之大學士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盛名昭註官有誤時行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以貲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琯言時行庇巡撫秦耀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齟齬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納琯言亦不允纁請無何纁卒官詔贈太子太保諡莊敬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戶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

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愼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槩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祿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登嘉靖二十年進士除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安郡王奪民產光祖裁以法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

歸補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爲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旣而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登進者碩幾盡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朱衡銜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階賓客皆避匿光祖獨爲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爲吏部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

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曆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爲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爲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祖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爲吏部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東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以丁此呂故攻尚書楊巍光祖右巍詆言者言者遂羣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

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受賕請屬魏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十五年
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劾東廠太監張鯨且乞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構謀請除之以安
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同官極諫入爲刑部尚書帝嘗
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
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
時部權爲內閣所奪纁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爲懾嘗
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時行不悅光祖卒無所徇時
行謝政特旨用趙志臯張位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

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爲後例二十年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光祖清強有

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寶少卿力讓時槐不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呂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輓之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引登雲爲知己時鼎視鹺兩淮以建言罷商人訐於南刑部光祖時爲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量

孫鑰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枋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衆不欲行陞獨請往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

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
行君子四子鑰鋌銔鑰鑰鋌南京禮部右侍郎銔太僕卿
鑰自有傳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
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
罪鑰請朝羣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爲喻
中貴匿不以聞鑰遂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
中萬曆初累遷光祿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臥一小樓
賓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吳時來議律
例多紕鑰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
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

召爲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爲政權始歸部至
鑰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
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鑰益徑直張位等
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
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鑰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
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
鑰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
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由是執

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鑑議謫黃留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鑑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旣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鑑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鑑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

李世達以已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
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
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
成張納陞賈巖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寃而泰來詞
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
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
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竝
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
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
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臯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

北京察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欝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籛割渭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

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鑛陳有
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
案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
齟齬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
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敘漸清乃時行身雖
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
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
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謫
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熙于
廷黃爲民鑰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

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鑕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以需鑕起鑕堅臥三月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鑕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子如法官刑部主

事以諫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贈光祿少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卽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中官御史哭爭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廷杖獲釋先後按貴州河南多所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姻爲所劾罷惡之出爲松潘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圍克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旣行而阿向黨復叛坐罷官候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賜卹典有

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卽希忠父輔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刪易其藁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卽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勲郎中歷考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

詔許量減旣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內閣申時行等固爭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侵詔禁隣境閉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羣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薦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孫鑰左侍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純共典京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鑰謝事召拜吏部尚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

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鑰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蓋鑰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內閣地今推鑰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陞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

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
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
命于陞一貫入閣而謫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
事章嘉禎黃中色爲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
疏繼之帝竝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佯爲言而二人者故
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
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
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諏秩斥
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
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卽是年所推

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溫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猶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滸掌都

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銜領之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蓋帝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廬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自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候勘拱罷事白起故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以嚴爲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

所築邊牆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畿內張居正屬爲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爲虎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饑丕揚鄉邑及隣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

減罷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召拜刑部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卽詳讞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己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內豎殺人逃匿禁中不揚奏捕卒論戍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

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
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
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
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
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
一大變矣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嘗爲衡
州同知發巡撫秦耀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爲刑
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
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爲趙文炳所劾丕揚力

與辨雪謂釁由丁此呂此呂坐逮丕揚又力詆沈思考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陞論救謫諸言官邊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不報至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臯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

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辯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陞沈一貫亦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

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竣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僞爲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

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卽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京察見斥先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閤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與侍

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協理御史
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
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
垞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應甲於外羣情翕服
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京謂明時
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
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
實之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爲賓

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爲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爲明時等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訐不已丕揚

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
斥科道錢夢臯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不揚亦奏黜之
羣情益快不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
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
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
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不
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
等十五人亦報罷不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
益隆而不陽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旣不得請則於
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

敕所司存問既而不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啓初追諡恭介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爲刑部主事盜七十餘人久繫讞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旣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守辰沅洞蠻亂將吏議勦國珍檄諭之遂定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召爲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

書孫鑰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
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
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爲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
爲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
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
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
人註誤釁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竝請
錄用竟報寢明年正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
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
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

白所知賊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
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
疏乞休先是不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爲助
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
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
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巍爲吏部與內閣
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
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二年
時咸議閣臣伎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
風力不及孫寵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

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權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

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闕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諡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卽署部事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鋤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北斗於外一貫大慍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臯亦

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果
動特留夢臯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
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臯旣留遂合
北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
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鬪捷顧獨稱時喬又言
陛下睿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時喬
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臯北斗亦引
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
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
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歎曰主察者逐

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覲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註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雎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卽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

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爭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曾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黃汝良全天敘爲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然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

亦多委蛇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諡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註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綱紀法度爲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爲甚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贊曰古者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卽宰相之任也後代政

柄始分至明中葉旁撓者衆矣嚴清諸人清公素履秉
正無虧彼豈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哉孫丕揚創掣籤法
雖不能辨材任官要之無任心營私之弊苟非其人毋
寧任法之爲愈乎蓋與時宜之未可援古義以相難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0

□□ = □□□□□□□□□□

□□ = 157

SS□ = 12460659

□□□□ = 1936

□□□ = □□□□□